

周季

既

臨

鮑

瑒
飲

奉

校
奉

錢

唐

遺

事

共
四
冊

臣等謹案錢塘遺事十卷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爲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大抵襍采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襍記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略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采自鶴林玉露既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隔七八十

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纛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蓋襍采舊文合爲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姦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蓋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爲悉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錄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效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朝典文可爲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乃舊鈔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名氏詳其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乾隆三十九年恭校

上

錢塘遺事目錄

卷之一

天目山崩

高宗浙臉

金陵水山

夢吳越王取故地

十里荷花

仁和門

高宗定都

顯慶寺

遊湖詞

三賢堂

冷泉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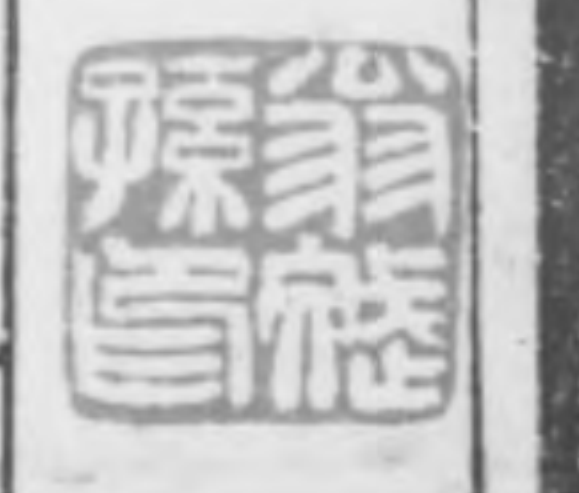
三天竺

題白塔橋

伍子胥廟

射潮箭

蘇堤趙堤



六和塔詩

淨慈寺羅漢

萬回哥哥

龍朔宮

浙江十廟

季宗問卜

大理寺祭

格天閣

卷之二

淳熙盛事

季宗恢復

辛幼安詞

東窗事發

慶元侍講

韓平原

趙子直

韓平原客

濟王

三京之役

大字成犬

辛卯火

史彌遠

夾攻遼金

卷之三

趙信菴

安子文

嵩之起復

崔福之死

孟保相

余樵隱

余晦帥蜀

晦誣惟忠

彭大雅

趙方威名

劉雄飛

卷之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陰許歲幣

行打算法

丁相罷政

吳潛入相

賈相當國

李壇歸國

嚴覆試

一擔擔

殺向土壁

劉整叛北

拘留北使

雪詞

紫原三策

卷之五

推排公田

公田專官

公田賞罰

公田之禍

譎皮龍榮

銀關先讖

竄謝枋得

推排田畝

彗星之變

理宗升遐

理宗政迹

度宗卽位

全后

士人言賈相

臺諫應故事

似道專政

半閑亭

排當

賈相舉令

賈相之虐

卷之六

降生皇子

李瓘掛冠

龍飛賦題

襄陽受圍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戲文誨淫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賁赴援

係籍秀才

地生白毛

錢神獻夢

襄樊失陷

勉畱賈相

度宗晏駕

諒陰三元

詔兵勤王

下郢復州

北兵渡江

下陽羅堡

下鄂州

卷之七

下蘄黃州

劉整死

下江州

下安慶

賈相出師

遣使請和

下饒州

破池州

蕪湖潰師

姜才敗績

金山之敗

趙與可遁

二相適去

諫韓震

五木之敗

朝臣朝道

罷賈似道

貶賈似道

相陳宐中

卷之八

張世傑入衛

議遷蹕

陳宐中奏

宐中都督

詔諭三將

呂文煥回本國書

督府移文

王鑰平章

日蝕

陳畱主相

文天祥入衛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王航海

宐中夜遁

文魁辭相

京城歸附

潭州死節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之九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之十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省試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乙丑之夏內九李仲收為講書于福州陳氏得
是書卷抄年為鮑保飲先單手校年者丹黃
尚法世警對指審去送衍秘帳也惜分後教法茲
者不慎爛佚此錄每以為憾今年九月來福州于海
州書肆以二百錢得此據以補定鮑年亦一快事也
駐教之暇復以鮑年以此對點一過筆之上方以為
齋中副冊 丙寅十二月李惠日記

明鈔本每半葉
十行二十十字
以此同

錢塘遺事卷一

三字鮑校增

武

凌元

劉一清

編撰

清 席世臣

訂

題識在目錄前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
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于度外卒至喪師誤主
納土賣國可為長嘆息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

云

天目山識

臨安都城其山肇自天目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
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吳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

前疑垂

題日鈔本空四字鮑校
空二字下同

仰視吳山句上似有
既文

死作燕死以針存与
此字并者及增減者
均注于字旁及增減者
不復贅述其針存
物然誤者更不旁注
針与此同而並改者必
列于中其枝語仍
公用朱墨筆工方
甚凡于此

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
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仰視吳山如卓
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
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則檜家廟西則格天閣
之故基檜死煨猶戀戀請以第常州倅烜為光祿丞
畱隸家廟言者罷烜并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室焉
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名曰重華曰
慈福曰壽慈凡四易名至于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
百年五氣亦終于此矣

高宗浙臉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妃嬪捧抱以見上
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
後駐蹕于杭州亦豈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
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
餘水則不足獻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
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畱煙岫鎖峻嶒

夢吳越王取故地

宋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

朝野雜記作

三月當考

江本二月

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諡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因畱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又記其父皓偕其母來曾在北首一妻東平人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俶俶第三子惟演也終團練使

三字小注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汎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謾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

查近柳詞

嘉

二百三
百九十字

創不扶

詞見下特起位血錄
其後三歲手跡未休寫
忙憶君王憶君王月破
黃昏人斷腸蒼悼仗
宗之不返也

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
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艷桂香此詞
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于歌舞嬉遊之樂遂忘
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
關三快劍是清謳

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畱玉輦竟忘煙柳汴宮

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于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

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燕手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

鵬 仁和門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

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

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于南京岳飛解東京圍

宗澤畱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

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岳

飛縱未入關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

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

十一月上如揚州至三年金人侵揚州高宗始離揚

凡在揚州一十六箇月三年二月上如杭州以州治

為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箇月六月高宗

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十月金人侵杭

二十
三

寶
十七
年

六

三百
八

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
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
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
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
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
安遂定都焉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寺皆宋朝祖宗功德
寺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近
靈隱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于諸寺時人名之
曰賽靈隱寺成建大鼓于法堂忽有人掩入不備大
書鼓上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由此
界限甚嚴無故者不得復入矣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
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勻西湖水渡
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
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並簇樂紅妝搖畫艇問中流
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並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
誰礮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

此与古杭報
記同

再查他書

汪本遊

詞信遊

遊字工則

而曰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
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于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
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
與袁樵趁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為清泚流出飛來
峯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浸詩
脾冷暖人情祇自知流去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

沁字勝汪本浸

沁

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天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扁曰靈
隱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敕賜號靈感
臨安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廚頂絡諸寶飾其上
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白黑相間如棗核
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猫兒眼
睛每遇迎奉則加此飾亦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埃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

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遭回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講陳公益作記其畧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之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爲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讎去國千里徬徨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祿以捐其軀瀨女不吝千金之身爲效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于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很愎踴躍用兵貪攘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爲

池沼蘇臺之遊麋鹿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於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爲疾風甚雨奔雷激電震蕩于越兵入城之頃其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爲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忠清又建閣于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扁之每歲春秋醮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文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首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秤作亭泥路之旁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意然潮汛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淨慈寺前非爲遊觀計也過水之深者爲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爲田淳祐間趙與憲尹京橫築一堤祇是通路過靈隱而已

六和塔詩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登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邱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淨慈羅漢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

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
幙之旁置籤筒其羅漢像則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
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
云有感應積日既久羣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黑光
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哉又假此為抄題之端哀歛民
財又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抄題即今抄代也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
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號作羹飯供養罷卽以名號
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
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
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綵衣左手執鼓右手執
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
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殿右亦祠
之未知果為淫祠否乎

龍翔宮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宮於中瓦後撤民居屋宇三
之二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
閣琅函寶藏皆係御書每孟享車駕由御街過中瓦
前直景靈宮駕回則自灞頭橫八過龍翔歸則自太

火

平坊出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祿因此自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為武林園其左以為皇子忠王看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宮闕壯皇都鑾轡縈迴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闢通衢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邊其一是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是陸相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綠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司存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綵及花朵粉盒拜許保安牲酒心願其或欲乘早晚潮汛之至而發舟必須得卜而動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裝持杖每位各主一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孝宗問何蓑衣卜

淳熙中金人南徒穴向人言洵洵上于禁中默禱遣中使如平江問何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知得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授以詞云賀新郎子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

胡

又云開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中使持歸以奏時人莫喻其旨益公日記中亦載

大理寺豕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首級在理寺者必以矢祭蓋訛傳謂以穢物祭之其實豕者少牢也其文云國家三歲恩霈汝雖誤國然亦不忘汝之舊時用豕以祭而謬傳乃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三字增

格天閣

秦檜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

天下虜

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我君之位以安宋國天下虜敵人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諂事撻懶陰遣檜歸為反間遂決意主和檜之姦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

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秩
蓋其胸中有謙故特喜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誤
國之賊也

此為館本所出凡稍涉弱諱字多經館

中改更故与明抄本不同

乾所按板一為高抄朱羊者是也一日汪

本一日館本更以他書佐之有墨黃藍三色

羊今但用墨羊朱羊

錢塘遺事卷一終

御監錢塘遺事卷二

武陵元劉一清

撰編

渭席世臣

訂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
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
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
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
年蓋高宗生子丁亥孝宗生子丁未光宗生子丁卯
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值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
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衄滿朝
也銳氣既挫士
馬黑仗所失殆
盡又值金主甚
賢勢不得不乞
和矣

孝宗恢復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
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衄滿朝
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
惜春長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
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
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
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

郎

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
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
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買種豆種桃
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
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
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
初敵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
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邱宗卿
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

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烽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窗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檜遂死。未幾子熺亦死。夫人思之。設醮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大要。主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舉得賢者輔導天

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
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
發其奸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
干預朝政侂胄于是謀逐公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
老當此隆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
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
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元符間向宗
良弟兄只緣交通賓客論泄機密陳瓘上章劾之謂
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
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

漏抗

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可不察今侂
胄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
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復用袁
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
此乃無一人敢出狂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謂宰相

往

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
兩畱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畱之上曰此人質
直兼是隨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
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
龜年子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

初爲^雜佞胄所誤然二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韓平原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佞胄不爲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

閻

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罷政遠竄薨于占鄴訃聞有無名子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復轉坤羣邪何事肆流言狼胡跋躑躅傷周旦魚腹銜冤葬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猶賴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

而甚累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已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喜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語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子熹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骸骨孤兒寡婦

京

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竝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眾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還遣使聘北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撓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則易

擾

危爲安轉禍爲福矣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
決欲畱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濟王

濟王已廢潘王潘丙謀立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
日舉事爲邏卒獲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
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
達全二月潘王潘丙率太湖亾命數十人各以被半
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
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
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

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
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
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
聳動以爲江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
巡尉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
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
急召殿司將彭恠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
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史彌遠欲殺濟王
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已無疾
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

本

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寃大理評事胡夔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數百言許直無忌彌遠怒竄夔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諡剛簡仍官其子

郎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于光黃之間六月全子才合淮南兵萬餘

張本南決也

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是方爲金人所決河

是

水淫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至誤事江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軍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奚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

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帥機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

帥

且命楊又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繼之各路齎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為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啟行二十

六日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夜踰城大譟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

者皆空其城以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

投降二十七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七日軍食已盡乃采蒿和

五子施
傷近

麩作餅而食之楊又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織者眾方駭異而伏兵突起

深蒿中又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眾又僅以

身免是晚有潰兵奔迸而至云楊又一軍已為金人

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牢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

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

負半之士卒乏糧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

心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白

薦于史相遂除成大為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

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

成大守建寧拆真德秀宏詞坊苟可以据撫者無所
不盡其致矣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
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于
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
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而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
于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
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
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

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史彌遠

史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自楊太后誅侂冑其

典

事甚祕侂冑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
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
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儔侶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
雲譏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真德秀魏了翁者
皆遭斥逐楊召之事濟王嫉之一日書于几上曰彌
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
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

名是后

四木者四對諱
英宗嫌名故改
木

汪本真

安所容其身哉理宗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等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帥言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女真直直壬辰國兵與韃靼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癸巳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兵先薄

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閣自縊愚嘗謂宋之與鄰國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真宗澶淵之後以姪事本朝世守歡盟一旦從女真之請議夾攻遼高麗嘗遣使尋醫託其言以勸中國矣而徽宗不信又啟唇亾齒寒之患矣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抵燕京而即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讎在所當滅真西山言金亾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亾必有興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

乙未五月廿七日燈下校

錢塘遺事卷二終

錢塘遺事卷二



卷之五